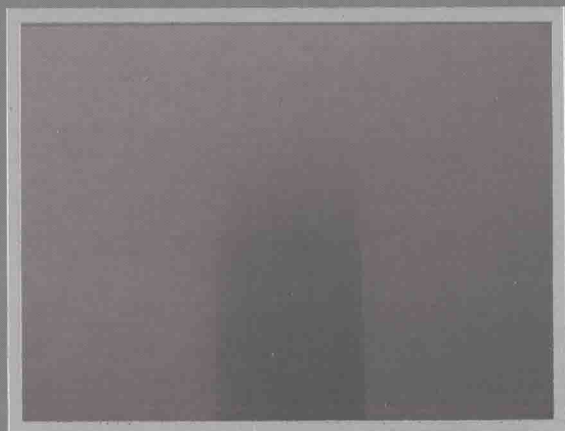




# 雙城辭典

---

謝曉虹



雙城辭典<sup>①</sup>  
〔謝曉虹〕

當代名家

## 雙城辭典 I II

2012年8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I II不分售）45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者 韓麗珠  
謝曉虹  
發行人 林載爵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編輯部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叢書主編電話 (02) 87876242 轉 203  
台北聯經書房：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02) 23620308  
台中分公司：台中市北區健行路321號1樓  
暨門市電話：(04) 22371234 ext. 5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02) 23620308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總經銷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台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  
電話：(02) 29178022

叢書主編 胡金倫  
封面照片 馮飛  
整體設計 江田雀 @  
Peter\_bird.com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台北聯經書房更換。

ISBN 978-957-08-4021-6 (平裝)

聯經網址：www.linkingbooks.com.tw

電子信箱：linking@udngroup.com

# 目錄

序言〔陳志華〕

六

【吞吐】

一三

【咬字】

二五

【苦瓜】

三七

【假期】

五九

【啞門】

六七

【結髮】〔韓麗珠〕

八三

【開頭】

九五

【意外】

一〇三

【溺愛】

一二一

【畸零夜市】

一三七

【爛漫】

一四九

後記

附件

雙城辭典<sup>㊟</sup>  
〔謝曉虹〕



## 謝曉虹

著作包括短篇作品集《好黑》、手造書《月事》。曾獲第十五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首獎、二〇〇四年度香港中文文學創作獎小說組冠軍、二〇〇五年度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



## 目錄

序言〔陳志華〕

六

【吞吐】

一三

【咬字】

二五

【苦瓜】

三七

【假期】

五九

【啞門】

六七

【結髮】〔韓麗珠〕

八三

【開頭】

九五

【意外】

一〇三

【溺愛】

一二一

【畸零夜市】

一三七

【爛漫】

一四九

後記

附件

## 序言

## 城與辭典

陳志華

寂寞行星北半球亞熱帶華南沿岸的某些陸地，有人稱之為島或半島，或以江、港、峰、埠來命名之。謝曉虹、韓麗珠和我都來自這片擁擠的陸地，它曾被喚作殖民地，現在被叫作特區，而更多時候以都、城自稱。在此地政府的宣傳裡，它是「萬象之都」、「動感之都」，還企圖成為「盛事之都」。在電影裡，它是「傷城」，是「玻璃之城」、「無野之城」、「十月圍城」。在文學作品裡，西西寫過「我城」，也寫過「東城」和「浮城」，也斯寫過「記憶的城市、虛構的城市」，黃碧雲有「失城」，董啟章有「V

城」，潘國靈和謝曉虹合寫過「i城」，洛楓有「炭燒的城」（連我自己也寫過「O城」）。

謝曉虹、韓麗珠合寫的《雙城辭典》，亦是由城市的意象開展創作。一些讀者也許會聯想到狄更斯的《雙城記》，或者韓少功的《馬橋詞典》，甚至是塞爾維亞作家米洛拉德·帕維奇的《哈扎爾辭典》。是的，我城無論在哪一面的大國旗幟陰影下，始終充滿各樣對立與矛盾，恰如狄更斯所言，是最好也是最壞的時代，是光明也是黑暗的季節。而本書兩位作者的確利用辭典形式為不同辭彙撰寫各種傳奇，不過有別於馬橋和哈扎爾，雙城指向千差萬別的城市，各有各的編號，各有各的特徵，有的令人聯想到年份（像〈咬字〉裡的城），有的叫我聯想到某個春夏之交的悲傷日子（像〈結髮〉和〈吞吐〉裡的城）。如果把分散的詞條聚合，把各個看來魔幻又奇異的空

間拼合起來，裡面流動的情感仍是源自這個常以都、城自稱的「看不見的城  
市」。

我認識韓麗珠，是在朋友家的聚會上。那時候她還在念中學，我已經在文化雜誌《過渡》讀過她的〈郭耀南與陳大明〉，又在《Magpaper》看到她發表了很多引人注意的短篇小說，後來都收錄在《輸水管森林》。我認識謝曉虹，則是在我加入《字花》雜誌後，我們一起負責創作版的編輯工作。認識她以前，我已從不同朋友口中聽過她的名字，讀過她的小說，當時她已是備受矚目的青年作家，作品集《好黑》廣受好評。在這兩個時間點之間，我城和我都經歷了一些轉變，我從上班族的辦公室出走，我城就發生過一場瘟疫，建了一個樂園卻拆掉了很多記憶，五十萬穿黑衣的人走到同一條街道上，有人靜靜在家裡燒炭，有些吶喊被圍困在警察的催淚瓦斯裡。

《雙城辭典》本是《字花》的常設欄目，始於二〇〇六年秋天（第四期），到二〇一一年秋天（第三十三期）為止，偶有間斷，一共出現了十八期。這欄目的設計有點像一題兩寫，起初配合該期雜誌的專題，比如特集題目是「木」，她們就分別寫了〈木馬〉和〈木偶〉；特集題目是「非我族類」，她們就寫了〈畸零夜市〉和〈隔離〉。後來雜誌的專題變得愈來愈具體，像足球、語文教育，她們於是另定主題，像〈啞穴〉和〈啞門〉、〈意外〉與〈摺疊〉。我曾是《雙城辭典》欄目的責任編輯，實際工作只是給她們發出截稿的溫馨提示。《雙城辭典》創作期間，她們都曾先後離開我城，到愛荷華參加國際寫作計劃，不過其實大部份時間她們均在同一城市。她們筆下的雙城，從來不是兩個具體的城，更可能是一城兩面，一地雙城。

現在《雙城辭典》出版成書了，就是用紙張和文字築起了兩座實體的

城，座落在書架上，靜待旅客到訪。然而我不禁想像它被某個粗心大意的書店店員歸類到辭典類的書架中，就放在《常用成語辭典》旁邊、《國家大辭典》下面，那麼它就喬裝成功了，以辭典之名，暗中顛覆某些不可動搖的權威註解，在精確的定義裡混入流動的意思，給習以為常的索引遺下荒誕的腳印，時而幽默，時而憂傷。也許就有某個孜孜不倦的讀者，真的把它當成辭書來翻閱，徐徐走進了文字的迷宮，就像找到潛入卡夫卡式「城堡」的祕密地圖，終於樂而忘返。又或者，某讀者把它當成了另類旅遊指南，被那些充滿想像的城市所吸引，然後沿著辭彙組成的路線，繫好安全帶，豎直椅背，準備登陸雙城。

【吞吐】

第六十四城的集體欲望：在入口處離開。

兒子被吃掉的消息在下午三點三刻傳來。

消息最初不過是一陣氣流，越過釘在民主牆上字跡已經模糊的過期剪報，沒有任何立場的國旗顏色，一切像風吹起就散落的杜鵑花季節，一點一點，教授彎身下去，撿拾粉筆的斷指。漸漸它便分裂成一種顛倒的視覺，教室驟然被破開。地下傳來由擴音器所散播的讓人迷惑的雜音，天花板倒掛著女學生們白皙的腿。有人發現教授的肩膀像觸電般微微抖動了一下。

教授閃亮的皮鞋跟在散開的學生之後走出教室。高聳的鐵皮把幾座正在進行維修的教學大樓包圍起來，被困在玻璃屋裡喝下午茶的人們卻暴露在所有人堂而皇之的窺伺之中。半張被撕毀的標語，一張沾滿了麵包屑的微微張開的嘴，整個不透明的消化系統。

教授決定走上一條老去的街。在那裡，各種舊物以及過時的知識都在被遺忘過後以一種新奇的姿態重新吸引那些最初的丟棄者。以布幔把自己圍起